



致落榜生

一場突如其來的雨打濕了心底里的一片天
七月里的落榜生
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呢
大可不必讓幾句閒話
一下子就壓垮
不別狠狠地鞭打自己
不別整日背着
沉甸甸的悔恨和失望
今生的路還很長很遙遠
這個夢不能開花
還有別的夢呀
還是好好找一個空間
認真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緒
認真設計一下今後的人生
既然跨不進有圍牆的大學
就朝着社會的大門
勇敢地走去
用汗珠洗亮和拔節生活
播種自己明媚的春天

作者裴國華，雲南省作協會員，雲南省詩詞學會會員。至今已在國際國內100多家報刊雜誌發表作品

去年入冬開始，梔子花就開始黃葉子了，然後就像是患了癌症，做了化療的人一樣稀里嘩啦地開始掉葉子。

花盆里於是總是覆蓋一層厚厚的落葉。我於是就這樣任着葉子自行衰落自行腐爛在花盆里，從不清除那些落葉。

梔子花樹的葉子再多，也禁不住衰落，於是梔子花樹逐漸地老態畢露。看着梔子花樹這樣開始枯萎，我開始擔心起來。於是就去花店問賣花的阿姨。

賣花的阿姨是一個大眼睛深陷披着黑頭髮的女人，有時她會把頭髮在她身後編一根辮，有時會是豎起來，但是她很少見笑容，總是喜歡蹙着眉，好像總是有心事的樣子。

她養了一個小白狗，那個小狗隨着阿姨的心情變換着外貌。

有時小狗全身黑乎乎的都看不到它的眼睛，只有它走動的時候才會讓人發現它是一個活物。

有時夏天花店門前擺滿了盆栽鐵樹，橡皮樹，滴水蓮，各種各樣的說不出名字的花，阿姨就會在綠樹紅花叢中把小狗按在水盆里洗澡。她還會給小狗吹干毛髮，還會給小狗額頭貼上一個紅色的梅花。於是小狗又變得嬌

滴滴起來。於是周圍店鋪的人就竊竊而笑：這個小狗一會兒是千金體一會兒是乞丐身！

問她梔子花黃葉子是什麼原因，她說梔子花每天都要澆水都要太陽曬，相隔一個月還要給花澆上硫酸亞鐵沖劑。

可是這樣做了，梔子花還是繼續着自己自己的凋零。窗臺上落着它的殘葉，有的乾枯成一個卷卷，有的乾枯成褐色的碎屑。完全沒有了生命的痕迹。

看來梔子花活不長了，葉子也掉沒了，枝桠上也沒有綠色，像一個行將死亡的被生活榨干了生命汁液的老人。

可能越是覺得要行將失去的事物越能讓我們心牽掛，於是似乎比平時更用了心，天天都要給這幾盆有限的花澆水，有時會是淘米水有時會是泡豆子打豆漿的水。

春節過了，鞭炮聲開始稀疏了，一天在我再次澆水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梔子花樹上凡是能夠吐芽的盤根錯結處都開始了嫩芽的萌發。並且一天

天的茁壯起來。
我想着梔子花樹的四季輪回：開花，枯萎，落葉，發芽，茁壯，孕育新的花蕾。不禁在心里感嘆春天真是萬物生發的季節，誰也阻擋不了它的自然發生。

可能所有的事物在進行蛻變的過程里，呈現給我們視野里的是衰落頹唐、沒有生機，甚至是生物自身無法掩飾的醜陋。

就是這樣的蛻變，這樣無法阻止的自然凋零，然後呈獻給我們一片美麗的生機，給我們生物的驚奇，心情的愉快，樂觀的希望。

所以有時的凋零不是頹唐而是為了更好地生發，至少在植物這里是這樣的。

為此深想：看似我們人是強大的，可是我們的補充能量調整機能似乎還沒有一盆梔子花的力量大。我們不奢求變得更加強大或者能力非凡，只求在受到外界的刮擦後，我們能恢復到我們想要的原來狀態，不要太張揚至少是樂觀，不要太多灑脫但至少是不沉重，談笑間能予自己輕鬆談諧，予別人開心與快樂。

當我被生活里的瑣事所累敲不出自己滿意的文字時，看着面前生機勃勃的梔子花，心里想：梔子花沒死，卻聽到了另一個自己枯萎的聲音。

於是把自己想象成一條魚在海里慢慢地試着回復精神四肢的活力，幻想我們是地球的第多少代生物，我們有着超強大的細胞修復功能，還擅長大德高僧的吐納功夫，吸氣吐氣，然後又成為原來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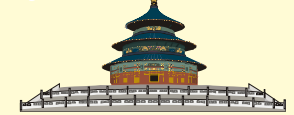
最後看着面前的梔子花不得不承認，植物與高級動物的我們的共通性，梔子花的寧靜是自然的，是順乎植物自己生長本意的，它的每一次葉落是為了春天更好地生發，而生活所賜予我們的苦難都是為了讓我們的精神更加堅韌，擁有一種從容不迫的人生姿態。

作者王敏(筆名海倫,王小米)中國微篇小說發起人之一、現任絕句小說學會副會長。作品見于多家國內外報刊雜誌



梔子花的寧靜

中國讀者來稿



日記本是身外物

讀曾國藩日記，可以讓我們真切地知道，古人是如何度過時間的。那個時間，是諸如“道光十九年”之類抽象的數字，之前，我們對它一無所知。藉助於一個古人的日記，我們知道，任何人都是在具體的時間中生活的，正如我們一天一天的生活一樣。可是，具體的生活一旦存入歷史，就干了。二百年後，若有人讀到“2014年2月8日”，就像我們不理解古人的“道光十九年”一樣不理解。如果他不能，不是如果我有幸讓他讀到我的日記，他就能一下子知道，在這一天，有我這麼一個平凡的人，我的感受是這樣的。他可以頓悟：“原來古人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和我一樣(或不一樣)!”

然而，曾國藩的日記只按時間順序記事，乾巴巴的，如“早起，讀《易》數頁。走會館敬神。拜客數家。”“飯後會客二次。出門拜客四家。”等等，極少點及心情和評價。這些生活流水賬，對於後世的我們來說，毫無意義。我們無法通過他的文字體會到他當時的感受和心情。敬神，什麼天氣?喜歡還是不喜歡?高興還是陰鬱?拜客，所拜者誰?說了什麼?彼此的表情怎樣?無從得知。日記不是散文和小說，可讀性極差。他壓根兒不想向別人傳達什麼，甚至壓根兒就不希望別人讀到!只是記錄給自己看的。名人的日記被出版，都是身後事，絕非本人的意志。

據我所知，曾國藩記了一輩子的日記，魯迅的日記寫到臨死前的一天，蔣介石的日記寫了五十年。他

們都是名人，日記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和傳播價值。與他們同一時期的衆多凡人中的寫日記者，就無此命運了。可他們也和這些名人一樣，每天都記得極認真。在這些數以億計的凡夫俗子的日記中，或許不乏“昨夜與山荆敦倫一次，不歹矣!(昨晚和老婆做愛一次，力不從心嘍!)”“清晨買豆腐一斤，五錢，又漲，殊為



可恨!”“與兒媳偷摸一回，心旌搖盪”之類可讀性強些、絕對被寫者護作隱私的內容，但又如何?俱做風流散矣……

那麼，寫日記有什麼用?這麼多人，為什麼寫日記?

我們當然是保存什麼。保存我們在這個真實而具體的一截兒時間隧道里，是如何走過的。現實會隨時轉移我們的注意力，並把記憶的水攪渾。經歷時可以隨意，回憶時卻要嚴格。寫日記，就是為了保存一些對自己有意義的信息，以備將來

你就這麼說，我保證他不會有事!”醫生問：“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女人面頰地笑了笑，說：“大夫，等他好了出院的時候，我肯定告訴你，你就答應我吧!”醫生終於點了點頭，女人一臉喜色地走了。

當我回到病房，聽見女人正對丈夫說：“雖然到了晚期，醫生說也能活上幾個月呢!你也別着急!”那男人情緒暴躁起來，嘟囔着罵道：“他媽的，一個肚子疼還弄出癌症了，不行，我得問問大夫去!”說着，甩脫女人的手大步走出病房。過了長時間，他回來了，神情也變得凝重起來，逕直上了床，躺在那兒發了好長時間的獸。最後，他翻身坐起，對女人說：“沒事兒，你別害怕，不是還能活好幾個月嗎?咱家的錢也夠你和兒子生活了!”女人露出一絲微笑，說：“沒準兒還能治好呢!有人得了癌症還活了十多年呢，你這麼結實，肯定也沒事兒的!”男人聽了她的話，竟是破天荒地沒有罵她，還抓起她的手，說：“以前總是對你張口就罵，

檢索——儘管這種回頭檢索的概率也微乎其微，我們的日記，基本上是寫了就不會再看。日記既是寫者最珍視的東西，又是最沒用的。

我們對自己日記的保存也是有期限的。生時，寫者不願讓別人分享;死了，日記就成為無主的羔羊，彷彿皇上撤下的妃子。從皇上的私心說，恨不得臨死前讓這些妃子們都隨自己而去。但是，歷史上很早就不再殉葬了。我的日記，也寫二十多年了，早期是紙質的，2003年以後改為電子版的。我有時也悲哀地想，到了某個時候，是該一把火燒了和一咬牙刪了，還是留下?自己的藏書，身後或許還可留下，日記呢?既比不上書籍，也比不上書畫和收藏，更比不上錢和房產，無法遺留給後人，純粹是自己的私有品。該怎么处理?這個問題，我從沒想明白和下定決心，今天仍是。

太奇怪了，每天這麼認真地寫着，一天不寫就六神無主，丟日子一般，卻不知道為了什麼，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它!我們像攢錢一樣攢了許多日記，終局卻不能像錢一樣處理。唉，日記本是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啊!

思來想去，還是趁自己生前清醒時，燒剛給自己吧。權當帶到另一個世界繼續陪自己了。

若是我死于意外呢?
作者侯建磊，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文章散見近百家報刊。

現在想想，你跟着我盡遭罪了，以後還要把這個家撇給你，唉!”女人的眼角濕了，低聲說：“只要你沒事，就算罵到老我也聽着!”我看這次女人的神情不是裝出來的，她真的被丈夫的話

溫情的謊言

感動了。
接下來的日子，男人對女人變得好好起來，連說話也一改以往的粗聲大氣，這種變化讓人很是驚訝，而女人裝出來的傷感也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他們相敬如賓，有時分不清是誰

喜歡倚在飄窗上讀書，一杯茶，一張幾兩筆墊，12樓的天空，雲端下，樹頂上。任自己的靈魂在天空飛翔，任書中的世界在心湖盪漾。與清風相對，與書相擁，自己就不再是自己，萬物都變輕。

家里的書架擠滿了書，洗手間也放了幾本書，床頭邊也有睡前書。閱讀是一種享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閱讀習慣，不同的閱讀喜好。我是喜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書。大多數愛書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習慣，在如廁時看書，閱讀得津津有味，彷彿忘記了那臭味，忘記了時間;在睡前，翻開一章哲理散文，好像夢也變得盈然;我喜歡隨身攜帶一本書，走到哪里，都可以翻閱一下，公交上，花園里，旅途中……書是靈魂最好的伴侶。

書讀多方很少。一本好書，要讀懂，卻不易。好書都是迷宮，你要按圖索驥，讀懂一本書，卻要另外再讀十餘本書，以此類推，如雜亂的線團，你想理順它，卻越扯越多。對於那些清如白開水的書，只看目錄和序言大綱，就一目瞭然，實在無需浪費太多時間。

這世界上的好書很多，但也多不被人識。書與紙張和文字密切相關，書來自草本，自然可以清心人的靈魂。現在喜歡讀書的人不多，他們更願意閱讀網絡上的花花文字，閱讀博客，到今甚至連博客也懶得讀了，讀微博了，越來越簡。

關注靈魂的人，才會讀書，求解真理。太多人，來不及關注靈

魂，他們忙，名利浮華蒙蔽了他們。名利金錢，都屬金，五行上出自土。《聖經》上雲，人來自塵土，仍要歸于塵土。名利浮華也是，繁華盡，黃土埋臭囊。靈魂卻不是，一朝得悟，永遠是天堂。

讀書是靈魂自我修復和完善的一種方式。一本好書，恰如色香味俱佳、營養俱全的進補大餐，迅速滋養你的靈魂;我不贊成那些喜歡看風月小說、八卦怪談的，那些沒有絲毫精神價值的書，都是垃圾食品，吃久了只會敗壞你的腸胃，讓你的味覺失去判斷，不分好壞。

健全的靈魂都是美麗、自信、睿智、圓滿，不健全的靈魂各有各的痛苦和殘缺，它也會拉肚子，也會生病，或者得精神癌症。

你的靈魂需要你的閱讀，你卻不知，這最可怕。人的一生活何其有限，真正的好書你能讀幾本呢?要讀書，讀好書，讀經典，禁劣書，時常讀，處處讀。這樣，你的靈魂才會有翅膀，才會更快地到達你想去的彼岸。

作者李懷生(李鋼)：河南省鄭州市鄭汴路蘭桂小區



2014年的夏天，我在市里的醫院住院，住到第二天的時候，病房中住進一個中年男人，長得極威猛，一副絡腮鬍子透出一種霸氣，讓人望而生畏。陪護着他的是一個老實巴交的女人，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妻子。女人性格溫順，男人似乎毫不領情，動輒對她破口大罵，說她敗家，一個肚子疼的病也要住院，純是拿錢打水漂。而女人亦是默默，不分辨半句。

男人上午做了檢查，一時診斷結果還沒出來。下午的時候，我正和醫生在辦公室里閒聊，那女人進來了。醫生還沒等開口，女人一臉焦急地問：“大夫，他得的是不是癌症啊?”看她的神情，極緊張極激動，就像隨時都能發瘋發狂。醫生猶豫了一下，說：“不是。從檢查報告上看，只是直腸有些炎症。”女人似乎松了口气，卻立刻對醫生說：“大夫，求求你，如果我丈夫問起來，你就說他得的是直腸癌!”我和醫生都是一愣，還沒見過這樣的家屬，一般的患者家屬都要求對患絕症的親人保密，哪有把病往嚴重說的?見醫生沉吟不語，女人忙說：“大夫，沒事的，我知道他這個人，他能挺得住，他才不在乎這些呢!求求你，

症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醫生摘下眼鏡，慢慢地對我說出了事情的經過。那個男人本來就是直腸癌晚期，那女人來問結果時，醫生見她太着急太激動，就暫時沒告訴她真相。及至女人提出了那個要求，醫生便隱約猜到了她的用意，便也就答應了。當那男人來問醫生時，醫生就實地實地吧病情告訴了他，因為醫生覺得這個男人能承受得住，倒是那女人會經不起打擊。醫生也告訴了男人他妻子的計謀和用意，男人便央求醫生不要告訴女人真相，他一定會在最後的日子里對她好的。這件事從始至終，被蒙在鼓里的，只有那女人。最後當女人從男人日漸虛弱的身體中覺察出一切時，男人已經到了彌留之際，她的淚水長流不絕。

那一天，在九月的陽光下，我的心被溫柔地擊中，忽然覺得這世間的一切真情都是那麼美好、那麼地直入人心。那種愛，就是生命中最燦爛的花朵，歷久彌香。

三個月後我回醫院復查，還特意到原來的病房看了看，卻沒見到那對中年夫婦，他們已經出院了吧!醫生告訴我復查的結果後，我向她問起了那對夫婦，她卻嘆了口氣說：“挺好的夫妻，只是那男的死得太快了!”我大驚，問：“他怎麼會死呢?他怎麼死的?”醫生說：“死于直腸癌晚期，就活了兩個多月!”我更加迷惑，問：“當初不就是炎

在護理誰。可見人之將死，才想到了去珍惜眼前的一切，才想到去珍惜那個和他相濡以沫的人。我忽然明白了女人的意圖，她這麼做的目的，也許正是想要讓丈夫對她溫柔些好些，看來，這個女人也是很聰明的。

沒過幾天我就出院了，想想這對中年夫婦，就覺得很有意思。我還想到，要是男人最終知道了女人夥同醫生騙他，會不會對她更是加倍地痛罵?只是，能有這幾個月溫柔時光也就足夠了，我想那女人也是這樣想的吧!

作者朱華：杭州市余杭區杭州大關印務有限公司